

文章编号: 0253-9721(2012)05-0121-06

贵州省织金县歪梳苗蜡染工艺

刘一萍, 吴晓丽, 吴大洋

(西南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歪梳苗是苗族的一支, 主要居住在黔西北地区。偏远的地理位置使传统蜡染工艺在当地保存相对完好, 并至今还在歪梳苗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田野调查材料为基础, 对贵州省织金县歪梳苗的传统蜡染进行探究。着重研究歪梳苗传统蜡染中材料与工具的准备、布料脱浆处理、画蜡、染色、脱蜡、清洗与后整理等制作工艺流程。分析、总结贵州省织金县歪梳苗传统蜡染近年来在所选用布料、熔蜡器、表现手法和应用范围的变化。现今的歪梳苗传统蜡染所拥有的价值已不仅是其物质层面, 更应作为传统民族文化的遗产而得到足够的重视与保护。

关键词 织金县; 歪梳苗; 蜡染工艺; 变迁

中图分类号: TS 941.742.8 文献标志码: A

Craftwork of wax printing of Waishu Miao in Zhijin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LIU Yiping, WU Xiaoli, WU Dayang

(College of Textile and Gar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Waishu Miao, a branch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lives in the northwest of Guizhou province. Because of the remote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 traditional batik dyeing technique is very well conserved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aishu Miao's daily life. Based on the materials of fieldwork,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Waishu Miao's batik dyeing is conducted, including the preparation of materials and tools, desizing, wax painting, dyeing, dewaxing, cleaning and finishing of fabrics. The changes in fabric selection, wax melting device, representative skill and application field in recent years are also discussed. The traditional batik dyeing of Waishu Miao possesses great values in aspects of material and national culture heritage, so it should be given adequate attention and protection.

Key words Zhijin county; Waishu Miao; batik dyeing; evolution

歪梳苗是苗族的一个分支, 因妇女梳歪髻, 上插一柄彩绘木梳而得名。歪梳苗主要分布于黔西北毕节地区的乌江流域, 上至坐落于万山丛中的高原平湖洪家渡, 下至风光秀丽的鸭池河, 横跨织金、大方、纳雍、黔西等县, 与汉、彝、布依、仡佬等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分布。在乌蒙苗岭中, 因群山逶迤、交通闭塞, 生活在此的众多民众自古沿袭着“自耕自食, 栽靛植棉, 纺纱织布, 浸染剪裁, 蜡扎挑绣”的生活习俗, 给予古老的歪梳苗传统工艺——蜡染巨大

而广阔的生存空间。

蜡染作为歪梳苗服饰的装饰主体, 像活化石一样记录了中国传统蜡染工艺的原始形态, 上承乌蒙山区神话、民族文化, 饱含自身思想基础、历史文化背景, 在乌蒙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 向世人展示着古老蜡染艺术的真谛和现代艺术生命的延续。

近年来, 关于苗族传统蜡染的研究报道较为丰富: 有站在艺术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1-4], 有站在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5-8], 有站在

收稿日期: 2011-06-20 修回日期: 2012-01-22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XDJK2009C04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T60053)

作者简介: 刘一萍(1980—), 女, 讲师, 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纤维加工。吴大洋, 通信作者, E-mail: wdy1484@swu.edu.cn。

女性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的^[9-11]。其中也有一些涉及织金县歪梳苗蜡染,但研究者一般都是外来者,出于兴趣爱好或文化传承的责任等原因进入乌蒙深山里走访苗寨,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以及采访记录了这一民间手工艺。作者之一是土生土长的贵州省织金县人,除了能方便地采集各种资料,还能结合当地地理环境、人文气息等主客观因素对其进行全方位研究与分析,对其制作工艺作深层次探究。

在织金县内,作者于2008年7月、2008年8月、2009年1月、2009年7月、2010年2月、2010年7月、2011年4月共7次走访了以下几个歪梳苗聚居且民族文化留存较好的地方:官寨乡小妥堡村、官寨乡佳罗村、珠藏镇青山羊场、阿弓镇蒿枝冲、三塘镇嘎都寨。其中,只有官寨乡小妥堡村处于织金县城到风景区织金洞的公路旁,交通便利,其他的歪梳苗村寨都地处偏远,位于深山之中,交通闭塞,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歪梳苗传统文化得以像他们自身血脉一样世代相传。

1 材料与工具

歪梳苗人制作蜡染所需的材料与工具主要包括布、画蜡刀、蜡、熔蜡器、染料、洗涤剂。

1.1 布

最早歪梳苗蜡染所用面料是自种、自纺、自织而成的麻布。由于麻布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易上染,此时期蜡染制品颜色不均且饱和度不够,其次未经处理的纯麻织物穿着有刺痒感,舒适性差。随着棉花种植技术的引进,蜡染所用面料逐渐演变成棉麻交织的棉麻布,服装的舒适度与美观性都有所提高。解放后,歪梳苗逐渐走出深山,开始与其他民族来往,接触到更多新事物,对市场上销售的织物进行尝试,最终找到了适合本民族蜡染制作的布料——府绸。现在只有极少数苗族人家种植麻,纺车与织布机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歪梳苗人现今所用的白府绸属于高支高密度的平纹棉织物,经密高于纬密,质地细致,富有光泽,手感清爽,穿着舒适。由于白麻绸的组织结构和面料特征便于蜡的附着,纯棉的成分使其使用天然靛蓝染料上染容易且染色均匀,目前已经成为歪梳苗人首选的蜡染面料。

1.2 画蜡刀

歪梳苗人在制作蜡染时使用的绘蜡工具是画蜡刀。画蜡刀形状如英文大写字母“T”,手柄用竹材

或木材制成,长度为10 cm左右(见图1),该长度便于手握住手柄能顺畅画蜡,手柄直径根据蜡刀刀片大小型号不同而从0.3~0.7 cm不等。刀头部分是用2~5片小铜片重叠制成,呈三角形或梯形,长度为1~2.5 cm不等,刀口微开而中间略空,以易于蘸蓄蜡,其原理如钢笔一般。画蜡时蜡液沿刀头铜片间的夹缝平缓流出,同时铜质的刀片蘸蜡受热后保温时间长,储蓄在刀片夹缝中的蜡液能持久保持液状,可以画出纤细流畅的线条;其次铜质刀片不易生锈,便于蜡刀的保存。织金歪梳苗人所用画蜡刀一般有4个型号,分别为大号、中偏大号、中偏小号、小号。如图2所示,大号画蜡刀一般用于画直线,小号一般用于“点花”和画弧线,中号一般用于画稍微细一些的直线,相比大小号,中号蜡刀不太常用。根据绘画的需要使用不同规格的画蜡刀。蜡刀在织金县官寨乡的赶集天就有卖,与卖靛在同一市场,小号蜡刀一般每把1元,中号蜡刀一般每把3元,大号蜡刀一般每把3.5元。



图1 画蜡刀

Fig. 1 Wax painting kniv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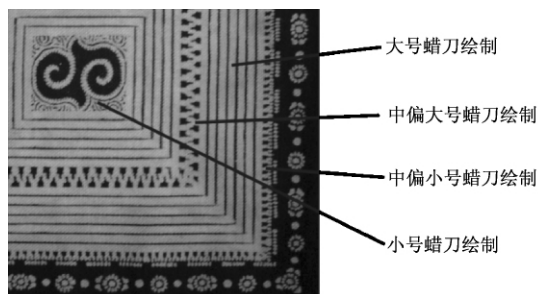


图2 画蜡刀的使用位置

Fig. 2 Different application places of various wax painting knife in fabric

1.3 蜡

歪梳苗人常用来制作蜡染的蜡有3种:第1种是蜂蜡,呈黄色,黏性好,能画出细长平匀的线条;第2种是石蜡,呈白色,其性松脆,容易出现碎裂冰纹;第3种俗称“黑蜡”,是脱蜡时脱下的蜡经过凝

炼形成,其实质是石蜡与蜂蜡的混合物。过去,歪梳苗人只使用蜂蜡来做蜡染,随着时代的发展,石蜡进入他们的生活,黑蜡成为画蜡时最好和最常用的一种蜡。在购买石蜡和蜂蜡时,量不需要太多,只要进行1次使用后便可以形成黑蜡多次循环利用。

1.4 熔蜡器

歪梳苗传统熔蜡器是小铜碗。将固态蜡放在铜碗中,经加热后使蜡熔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歪梳苗接触到更多其他材质的容器,现在的熔蜡器也有使用锑的,虽恒温性没有铜制的好,但歪梳苗蜡染是个人根据经验掌握画蜡温度,所以使用何种熔蜡器在蜡染高手前显得无关紧要。使用铜碗或者锑制熔蜡器都需要将熔蜡器放在炉火上面加热,图3是歪梳苗近年发明的一种没有炉火也能熔蜡的器皿。首先找1个金属小容器(常用油漆桶小盖子),将蜡放到里面,然后放在火上待固体蜡完全融化后放入1根自制的“灯芯”(一般使用给逝世人上坟用的挂清纸拧成),然后将其从火上取下使其冷却后便制作完成,在需要画蜡的时候将“灯芯”点燃就可以使用“灯芯”旁熔化的蜡进行绘制了。



图3 新型熔蜡器

Fig. 3 New-style wax melting device

1.5 染液

歪梳苗蜡染染料由主料和辅料2部分配制而成。主料包括靛、酸汤秆、尿素、碱;辅料包括烧酒、鱼秋串、白蒿或苦蒿、半夏、仙鹤草等。靛,歪梳苗苗语称为“啊嚯”,全称蓝靛,也叫靛青,即“青出于蓝”中的“青”。靛是歪梳苗迄今为止使用的唯一染料,制作过程复杂。对于歪梳苗人来说,靛的制作是一门不能轻易传授给外人的手艺。由于制靛需要种蓝草,然后进行复杂的工序才能制成,且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家而言,一年靛的用量远远达不到制一次靛的产量,所以很多歪梳苗人家的靛都直接到集市上去买,在官寨乡的赶集天可以卖到。买回来的靛如果一次用不完,可以在剩下的靛上面倒上100~150 g烧酒(当地酿的一种酒精含量比较高的白酒),存放于阴暗处即可。

染液一般都使用当地盛产的砂质水缸来装,主料与辅料的质量比是: $m(\text{水}):m(\text{靛}):m(\text{酸汤秆}):m(\text{尿素}):m(\text{碱}):m(\text{辅料植物之和}):m(\text{原料})=100:1:1:1:1:1:20\sim30$ 。

配制过程:先将尿素和碱加入水中搅拌使其溶解,然后将靛与酸汤秆以及辅料植物(特别注意,各辅料植物质量要均等,然后总的质量要与酸汤秆质量相等)混合,倒入染缸,不要搅拌,直接盖上透气的竹编簸箕让它发酵,1星期后,掀开簸箕用木棍或竹棍进行搅拌,一般1 d搅拌2~3次,维持1~2周,1缸染液就算配制好了(图4)。



图4 靛蓝染液

Fig. 4 Indigo dye bath

染液配制成功后,用竹编簸箕盖住,保存在阴暗处。搅拌次数可逐渐减少。为防染液变质,时常加入烧酒,每次一般加250 g左右。

染布的前一天需对染液进行检查,在确保染液是“活”的前提下,根据第2天所染布料的多少、布料的大小再加入适量的靛,然后用力搅拌,使新加入的靛与染液充分混合,发酵1晚上,使第2天染布效果更好。

在歪梳苗人的眼里,染液是有生命力的——它有气息、有温度、有气味,染液的好坏之分在他们眼里就是染液的死活之分。

能使布料上染深蓝色的染液称之为“活”染液,染布之前如何区分染液的好坏是歪梳苗中一门经验性的学问。歪梳苗杨光志之妻(歪梳苗,在蜡染制作方面,她在整个佳罗村是数一数二的前辈)对染液的死活之分做了这样一段描述“活的染料是发热的,摸到染料是有温度的,时常发出一股香味,在搅拌它时,水面会像乌云一样,有一道道深蓝色的纹路,而且会起泡泡花,就像洗衣粉泡泡一样。染料如果死了,就会慢慢冷却下起,失去它原有的温度,整缸染料发黑、发臭,搅拌它也没有生气,不会起泡泡花。我们歪梳苗家的染料你要是对它好了,一缸染

料能活上个十来年,你要是对它不好,经常糟蹋它的话,它很容易死的。”

在此,作者要特别对歪梳苗口中“染液有香气”做一下说明:站在笔者的角度,并没有感觉到那是一股香味,反而感觉有点臭,有一定的刺鼻性。歪梳苗人之所以觉得是“香气”,应该由于长期穿着用它染成的服装,生活中经常接触这股味道,久而久之习惯于闻到这种味道,甚至对这种味道产生了感情的缘故。

制作蜡染,除了以上提及的材料和工具外,还需一些辅助工具。主要有:洗涤剂、炉火或炭火、垫板、火机或者火柴等。洗涤剂一般为肥皂或洗衣粉,在染布后脱蜡工序中使用;炉火是熔蜡的主要热源——歪梳苗人生活在乌蒙深山里,煤矿资源丰富,当地大多数人家一年四季都会烧炉火;垫板在歪梳苗蜡染中的运用是个人习惯问题,有些人习惯将布放在腿上直接画蜡,有些人习惯放在垫板上画,或者在桌上、凳子上画。

2 制作工序

歪梳苗蜡染的制作工序大致分为 5 道:布料脱浆处理、画蜡、染色、脱蜡、后整理。

2.1 布料脱浆处理

在织金县官寨乡一带的歪梳苗,为了使布料更容易上染,画蜡前一般会先对织物进行脱浆,而在织金县珠藏镇、阿弓镇一带的歪梳苗制作蜡染一般不对布料脱浆,买回来就直接在上面画蜡。

脱浆方法有 2 种:第 1 种,在温水中加少许食用碱,将布料放入其中浸泡一段时间,揉洗后取出用清水漂洗干净,晾干后即可画蜡;第 2 种,将布料放在“面水”里面煮几分钟,捞出后使用清水漂洗干净,晾干后即可使用。歪梳苗常用第 2 种方法脱浆,因为当地所产的面条中加有食用碱,煮面后水中会残留部分碱,将布放入其中煮几分钟也同样有脱浆的效果,而且乌蒙苗岭的歪梳苗直到现在生活条件也不宽裕,即便第 1 种方法只需少许的碱,在他们的生活中也绝对是放在眼里的一笔投资,相反第 2 种方法无需额外投入,故更受欢迎。

2.2 画蜡

画蜡,如图 5 所示,又称“点蜡花”,是蜡染制作过程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个步骤。在当地,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蜡染制作高手,一般就看她在这个步骤中所表现的技艺。



图 5 画蜡

Fig. 5 Wax painting

初学者画蜡前可先用铅笔在布料上大致勾勒出图案,保证画蜡出来的图案匀称均衡;而对于熟练的蜡染高手来说,只需用指甲在布料上将图案的位置大致刻画一下就可以画蜡了。

画蜡时,需要在旁边手边准备 1 块固体黑蜡,蜡刀蘸取熔蜡器中的蜡液后,在固体蜡上来回划几下,调节蜡刀上液态蜡温度后,才能在布料上画图案。具体该在固体蜡上来回划几下,该停留多久,这就需要依靠长年累月积累出来的经验来判定。气温、炉火旺度、熔蜡器材质、蘸蜡时间长短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蜡液的温度,但歪梳苗画蜡高手们只要经过这一小块固体蜡都能将其温度调到适宜画蜡的温度,使画出来的线条粗细一致,流畅圆顺。

歪梳苗蜡染中,大号蜡刀一般只用来画直线,蜡刀上每块铜片厚度等于布料上 1 根纱线的宽度,由 5 块铜片重叠制成的大号蜡刀 1 笔下去,正好是 5 根纱线的宽度。歪梳苗蜡染作品的边缘部分常为几条蓝色平行直线,在画蜡时,需要画的每条直线之间只隔 1 根纱线的距离,这也成了歪梳苗蜡染制品画功的一个评判标准。质量高的蜡画,边缘几条蓝色直线各自都刚好在 1 根纱线上(相邻 2 笔蜡刀封蜡之间的距离),各条线之间都相距 5 根纱线的距离(每 1 笔蜡刀封蜡的宽度)。在画蜡过程中,小号蜡刀最为常用,用来“点花”和画弧线。在歪梳苗传统蜡染里,中号蜡刀只在少数点缀部位使用。现在,由于多民族的杂居,民族文化互相渗透,歪梳苗蜡染纹样也逐渐多样化,中号蜡刀的运用范围也开始增加。

在画蜡时要在图案周围预留 1 寸(3.3 cm)左右的余量,方便在染色时手可以握持。

蜡刀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一种很难掌握的画蜡工具。首先,蜡刀温度难以掌握,温度过低,还没开始画蜡蜡液就已经凝固,温度过高,蜡刀刚接触布料蜡液就滴到了布料上;其次,坚硬的蜡刀头在布料上不

好控制,运行起来灵活度远不及毛笔,蜡刀与布料之间夹角不同,画蜡者使用力度不同,蜡刀与布料间接触面积也不同,所以经常出现画出的线条粗细不均,直线不直、曲线不圆顺流畅的现象。初学者在画蜡过程中往往表现得手忙脚乱,难以画出预期的效果。

歪梳苗画蜡一般选在天气较热而又不是太忙的5~7月,不在农忙时画蜡是因为精力有限,不在天气寒冷时画蜡是因为低温会导致蜡刀上的蜡快速凝结,画起来线条不流畅,难以勾勒出细腻图案。

2.3 染色

画蜡结束后便可以对布料进行染色。歪梳苗的蜡染图案工整、细腻,认为“冰纹”(又称“冰裂纹”)是工艺缺陷,要尽量避免。尺寸较小的布料可以直接放入染缸中进行染色,尺寸较大的布料则需在染色前将其轻轻卷起,所卷圆筒直径在5寸(16.7 cm)左右,然后用手提着圆筒一端预留的余量,将织物放入染缸中浸染。染色过程中要经常调换上下两头并轻轻摇动布料来匀染。

染色时间在2 h左右,可根据染液的浓度与实时温度调节。歪梳苗蜡染高手们在染布时是不需要用表计时间的,对所染颜色是否正常,是否适度,全凭经验来掌握和控制。歪梳苗蜡染一般只染1次,服装中蜡染部分的颜色是一致的,无深浅、层次之分。

2.4 脱蜡

将布料染好色后,画在上面的蜡便可以“功成身退”了。脱蜡利用的是蜡熔点低的特性,将染色后的织物投入沸水中煮1~2 min,使固体蜡变成液态后而脱离布料,等布料上所有图案都显出后,就可把布料捞出。等水温降至常温后,将脱于锅中的蜡捞出,放置在熔蜡器中将水煎干,就可以在下次画蜡时继续运用。由于在脱蜡时布料上的浮色会和蜡液一起进入水中,所有最后收集起来的蜡的颜色呈蓝黑色,即称“黑蜡”。

2.5 清洗

将脱蜡后的布料从沸水中捞出后,放入冷水中洗涤2~3次,在去除余蜡的同时也可除去布上的浮色和染液中带来的植物残渣。布在捞出的过程中会带出一些蜡,遇冷水蜡便再次凝固,所以需要在冷水中加入适量的洗涤剂(一般选用洗衣粉或者肥皂),以便将附着在上面的少许蜡除掉。如果带出来的蜡过多,用洗涤剂难以洗去,可将织物放入加有洗涤剂的沸水中再煮1次,附着在上面的蜡即可完全脱掉。漂洗干净后取出来晾干,蜡染工序才算完成了。

3 歪梳苗蜡染的变迁

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蜡染技艺被歪梳苗作为一种核心因子保存下来。他们的蜡染作品中,年代久远的,其图案、符号中折射着远古的文化气息;年代较近的,对现代染整艺术的发展也有特别的影响。

作者所接触到的歪梳苗人,都只知道蜡染技艺是世代相传的,并不知道这门技艺在世代相传中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故在此只能对其近几十年的蜡染的变化略作分析。

解放前,歪梳苗人的生活完全是闭关自守状态,其村寨像是一个个世外桃源,与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其他民族隔绝开来。在这一漫长的时期,歪梳苗蜡染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在的歪梳苗人们也无法说清,唯一能确定的一点就是,那时的蜡染变迁完完全全是在他们生存的环境中、祖祖辈辈的手把手的传承中发生的。

解放后,歪梳苗人开始踏出自己的世外桃源,窥探外面的世界,外面世界的事物也乘机溜进他们那片神秘的土地,他们传统的蜡染技艺开始沾上外面世界的气息。

最明显的变革是所选用的布料的变化。最初,歪梳苗使用的是自纺自织的麻布或者棉麻布来做蜡染。首先要“种麻种棉”,然后“刨麻采棉”,之后纺线、织布,织好了的布要用草灰漂白洗净,再用煮熟的芋头捏成糊状涂在反面,晾晒后用牛角磨平、磨光,才能开始画蜡。近些年,府绸进入了他们的世界,并被他们欣然接受。府绸的选用直接免去了种植和纺织工序,节省了相当多的时间。府绸特有的性能不仅保留了歪梳苗原来所使用面料的优点,还克服了它的缺点,更容易上染,且穿着更加舒适。

其次,熔蜡器的与时俱进也是歪梳苗蜡染演变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细节。前面已经介绍过几种熔蜡器,在此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几种熔蜡器并不是一种取代另一种的关系,而是相互并存的,实际使用中具体选用哪一种,要看制作者的家庭环境和画蜡习惯。

近10年歪梳苗传统蜡染变化较为突出的是蜡染与刺绣的结合(如图6所示)。歪梳苗原来的蜡染与刺绣技艺是分开运用的,虽然其蜡染制品与刺绣制品在图案纹样上风格都一致——精致细密,但这2种技法不会在同块布料上出现。近10年,尤其是近几年,蜡染与刺绣开始出现在同块布料上。蜡染制作完成后,可再使用彩色绣线(一般为红色、黄色以及橙色)

在蜡染图案中绣一些“小花”以作点缀,将只有蓝白色的蜡染色彩丰富化、平面二维的蜡染立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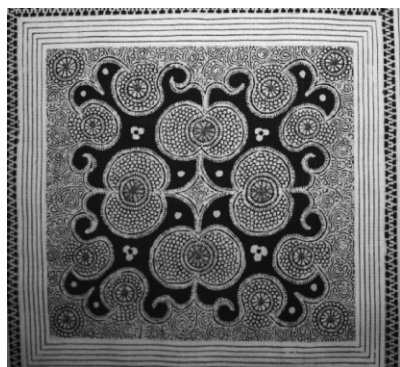


图 6 蜡染与刺绣的结合

Fig.6 Combination of batiks and embroidery

最后一个突破,是蜡染应用范围逐渐扩大,逐渐从生活所需扩展到观赏工艺。过去,蜡染主要运用于服装、背带(当地一种专门用来背小孩的物件)、围裙中,现在歪梳苗将其制作在更多物件上,如用这门技艺制作钟表的表盘、方巾,或者制作成纯工艺品装饰在家中。

4 结 语

蜡染,作为歪梳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已深深扎根于他们的灵魂当中,记录着他们的祖先,承载着他们的崇拜与信仰。歪梳苗对它的感情就像对自己本民族的血统一样难舍难分。

歪梳苗蜡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地理位置偏远、交通闭塞,较好地保存了传统蜡染的精髓。随着社会的进步、交通的发展,歪梳苗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新事物和新思想,他们的蜡染工艺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并且还将继续变化发展下去。歪梳苗蜡染不仅仅是本民族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人们研究民间染织艺术和其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

FZXB

参考文献:

- [1] 姜慧. 对民间传统蜡染人文资源价值的思考[J]. 美术之友, 2007(5): 80-82.
JIANG Hui. Consideration on cultural resources value of Chinese folk traditional wax printing [J]. Chinese Art Digest, 2007(5): 80-82.
- [2] 侯健. 苗族服饰的审美价值及其文化内涵[J]. 民族艺术研究, 2000(5): 71-74.
HOU Jian. Aesthetic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miao costume [J]. Studies in National Art, 2000(5):

71-74.

- [3] 李骏. 浅谈蜡染及扎染艺术的图案风格与印染技法[J]. 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2): 160-161.
LI Jun. Pattern style and printing skill of wax printing and tie-dyeing [J]. 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Trade Unions Administration Cadres, 2009(2): 160-161.
- [4] 王兰英. 从色彩艺术看贵州苗族文化[J]. 艺术与设计, 2010(8): 39-40.
WANG Lanying. The culture of Miao minority of Guizhou province in color art field [J]. Art and Design, 2010(8): 39-40.
- [5] 胡明. 对发展贵州“原生态”蜡染文化产业的思考[J]. 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07(1): 79-82.
HU Ming. On developing protogenesis Batik culture industry in Guizhou [J]. Journal of Guizhou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7(1): 79-82.
- [6] 冉婧, 邹勇, 刘辅娟. 黔东南苗族侗族靛染工艺研究[J]. 凯里学院学报, 2009(3): 42-43.
RAN Jing, ZOU Yong, LIU Fujuan. Research on indigo dyeing of Miao and Dong in northwest Guizhou [J]. Journal of Kaili University, 2009(3): 42-43.
- [7] 聂燕.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蜡染文化比较研究[J]. 钦州学院学报, 2008(2): 17-21.
NIE Ya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batik culture between southwest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J]. Journal of Qinzhou University, 2008(2): 17-21.
- [8] 潘梅. 世俗与神界之间的媒介: 苗族传统蜡染的巫术意味[J]. 贵州社会科学, 2007(8): 161-165.
PAN Mei. Medium of common customs and divinity: the witchcraft idea reflected in the traditional wax printing of Miao [J]. Social Sciences in Guizhou, 2007(8): 161-165.
- [9] 何小妹. 广西隆林苗族蜡染制作工艺考察[D].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07.
HE Xiaomei. A study on the wax printing manufacture craft of Miao ethnic in Guangxi Longlin [D]. Nanning: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007.
- [10] 韩红星. 解读贵州蜡染服饰图腾及其传说[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3): 73-75.
HAN Hongxing. On the totems and legends of wax printing in Guizhou Province [J].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2(3): 73-75.
- [11] 周梦. 苗侗女性服饰文化比较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10.
ZHOU Meng.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emale's clothes culture for Miao and Dong [D].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2010.